

經部

春秋比事卷十四

宋 沈棐 撰

朝

古者邦國惟諸侯入覲天子歲有常禮至於列國必嗣君繼立然後得以相朝所以修先君之好嚴謹始之禮也春秋之時王綱不施朝覲之禮浸以廢弛孱君弱國無所宗芻區區欲保守疆土幸免并吞苟其勢力强盛足以肆凌轢者莫不剸車重研奔走而臣事之是以魯

國之君則朝於晉齊而郳莒滕薛則朝於魯蓋各以强弱相制勢使然也夫以先王盛時方國諸侯所以朝事不懈者唯天子一人而已未聞有强國也及周之衰是禮不行於天子而雄强之國侵擢僭禮偃然以王者自居其於天子蔑無尊事之心僅同一小國耳聖人傷周之不振而悼弱之無依是以舉相朝之禮具載筆削請得而論之

按經書來朝者十六國

滕自隱十一年朝魯其後桓二年滕子來朝文十二年滕子來朝襄六年滕子來朝哀二年滕子來朝滕子來朝凡五　邾子自桓十五年朝魯其後宣元年邾子來朝成六年邾子來朝十八年邾子來朝襄元年邾子來朝二十八年邾子來朝定十五年邾子來朝邾子來朝者凡七　杞自桓二年杞侯來朝其後凡五莊二十七年杞伯來朝僖二十七年杞子來朝文十二年杞伯來朝成四年杞伯來朝十八年杞伯來朝　曹自桓九年

來朝其後凡五文十二年曹伯來朝十五年曹伯來朝成七年曹伯來朝襄二十一年曹伯來朝　小邾之朝四僖七年襄七年昭三年十七年　郯子之朝二襄七年昭十七年　紀以桓六年穀鄧以桓七年牟葛以桓十五年郳黎來以莊五年蕭以莊二十三年郜以僖十四年郜以僖二十年皆一朝此其大凡也夫春秋書來朝之意皆以魯不當受彼不當來實交譏之也其間筆削之文有可論者請撫言之　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

朝三傳之說左氏公羊無取穀梁庶幾雖然魯十二公受小國與往朝諸侯固皆有罪然首僭朝禮罪始隱公夫魯周公之後守天子之東藩固當恪守周禮率先諸侯以朝天子可也隱公當東遷之後首嗣魯統不聞講朝王之禮而傲然自尊受人之朝遂使後世子孫例以為常蔑有天子則隱公作俑之罪蓋甚於羣公矣　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三傳公穀無取左氏雖當而未究經意蓋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名惡之大

者也桓公弑君自立諸侯皆得而誅之穀鄧合諸侯不能以致討反交臂來朝其罪尤大故生而名之特異於他文也　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三傳穀梁之說為近蓋當春秋時爭國竊位篡弑攘奪不可勝數今曹伯有疾而使世子來朝名亂之本也世子猶父之命委國而出尤其罪之大者故書以譏之　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按經來朝之文未有書人此三人來朝皆貶稱人惡其朝桓亦穀鄧稱名之義也　莊五年郳

黎來來朝按春秋附庸之國例書字若蕭叔朝公是也此獨名者謂弱小之國土地微陋其禮不足故賤之此固不可攷其理或然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盖禮儀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莊公急齊之婚不顧父讐及齊侯遇于穀固已非矣而蕭叔又往朝之朝於内且不可況在外乎故曰蕭叔朝公以譏之也　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盖内嫁曰歸于其故春秋於郯杞莒諸國凡内嫁之女必書其歸季姬前此無歸鄫

之文則是未嫁也是年及鄫子遇使鄫子來朝明年季姬歸于鄫是先遇後嫁其使來朝實請婚期於魯也季姬之行不正可知矣季姬之不正魯之恥也故書及書遇所以顯其惡雖然春秋於朝魯小國所書之爵不同若杞或稱侯或稱伯稱子滕或稱侯稱子皆以例降何也說者謂杞迫近東夷禮文隨化故聖人貶之然則滕之國亦豈近荒裔哉蓋聖王不作諸侯自恣朝會不常彼三國者或以侯禮而朝或以伯子而會春秋從而錄

之以見禮典廢壞名爵不正也若夫小邾子說者謂邾之別封書小邾以別邾子理或然歟

聘

諸侯相聘雖著於國典然三代盛時聘問之禮玉帛之使所以交通於京國者蓋欲講信修睦比小事大同心協力以藩翰王室也春秋以來此禮雖存大抵連衡合黨以相比周非欲保我社稷則利彼疆土是以藉繹儀營私意覬為緩急之援而已非若先王時示恩結好經

營以衛上也故聖人載於筆削以傷其禮存而義廢焉請備言之　經書晉聘十二成三年晉荀庚來聘八年晉士燮來聘十一年郤犨來聘十八年士匄襄元年荀罃八年士匄十二年士魴二十六年荀吳二十九年士鞅昭二年韓起二十一年士鞅　齊聘五隱七年弟年桓三年弟年僖三十三年齊國歸父宣十年齊國佐襄二十七年齊慶封　宋聘四成四年華元八年華元襄十六年向戌昭十二年華定　衛聘四文四年甯俞成

二年孫良夫襄元年公孫剽七年孫林父　陳聘一莊
二十五年女叔　鄭聘一襄五年公子發　楚聘三莊
二十三年荆人文九年椒襄三十年薳罷　秦聘一文十
一年術　吳聘一襄二十九年吳子使子札來聘凡此
三十一聘或敵國內聘而相執或大國因朝而下聘或
假聘以圖事或因聘而結盟左氏所載雖各有事實然
筆削之意大㫖略同無可深議今摭其可言者而論之
隱七年桓三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三傳皆不盡經

意葢銜命出聘國之重事乃卿佐之職不可以私其任也今齊侯以其弟年來若曰親為母弟而使之聘魯將以隆恩好於魯也然使弟年不稱使職傷辱國體反致嫌怨為齊侯者將何以處之罪之則傷恩貸之則撓法然則使弟非禮也故春秋特書其弟所以責齊侯也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夫以女叔為天子之命大夫則當時列國若晉宋齊衛來聘之卿豈無命大夫者而經例皆書名何獨於女叔稱字哉若以陳為結好嘉

之而不名則凡諸國來聘結好者多矣何獨嘉女叔也然則女叔當為名二傳之說不通矣

經書聘而盟者四

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十一年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襄十五年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按經書諸國來聘未有盟者此皆因聘而盟者故春秋異其文以書之然先書來聘而後及其人

盟言彼以聘來而此要之以盟也按成二年四大夫帥師會晉衛及齊侯戰於鞌齊師敗績蓋魯自宣公背齊從晉齊嘗伐魯又伐衛魯衛不勝其忿遂因郤子請於晉而為鞌之會則此戰實主於魯衛而晉助之也齊雖服晉而魯懼其蓄憾復以伐我於是因晉衛之來聘而請結盟以堅其好堅其好者實所以防齊也至十一年晉厲初即位使郤犨來聘是時魯雖與齊四同盟會然以景公之沒厲公始立恐慢晉好而復有齊難故又因

其來聘而請盟之自是終成之世魯無齊虞者以晉強齊弱晉足以制齊而魯不失晉好故也襄十五年宋公使向戌來聘遂及向戌盟于劉杜謂尋亳之盟夫諸侯結盟自有常禮豈有因而尋盟哉攷經文上下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十六年齊侯兩伐我自是魯復與齊交怨矣兵連禍結比歲不解則知魯之好盟於宋抑必有意盖魯自戌公時交結晉衛以備齊則魯之所仗者晉衛也衛侯既出奔齊是魯失一臂之助魯懼齊衛比周

反以謀伐是以因宋來聘而與之盟堅其信好以為緩急之援焉觀十五年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左謂備齊則魯之盟宋其為齊也明矣夫盟以結信聘以修好禮制不可踰也苟於修好講禮玉帛交薦之時而展牲歃血以虞人之不信則其害禮也亦甚矣故書其來聘及其盟示魯之國君因聘而要盟晉衛大夫不受君命而與盟所以交譏之也

經書夷狄來聘者五

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文九年楚椒襄三十年楚薳罷文十二年秦術二十九年吳札說者以謂聖人之於夷狄來聘以其能慕中國修禮文故喜而錄之是不然春秋之時吳楚暴横交亂中原秦以蠻夷之冑數為晉患其所以來聘者非好尚禮文欲交通中國也實假聘問之禮而覘諸侯之尊事若齊晉之君耳若曰吾以强雄之國振悚諸侯今命一介之使將吾重命致聘弱國則可以號召諸侯鈐率歸已使之俛首屈膝請命下吏朝

事會盟土地方物唯吾所命無不如意是假聘問之虚名以為驅迫之資也聖人深疾其然是以明載春秋且不氏其臣以別異於中國也然吳秦楚三國之使例皆去氏而遂罷獨名氏其人説者謂春秋於三國以漸進之故始稱人次爵其君而名氏其臣所以漸進也雖似得其意而未盡盖聖人非以進之也傷中國之衰微而疾三國之强盛故進三國所以病中國也當莊僖以來楚雖强横然前有小白後有重耳景悼厲三公亦克紹

霸足以駕強楚故名陵之盟城濮之役鄢陵之戰蕭魚之會皆有服楚之功至襄十五年悼公既卒溴梁之盟大夫專政中國始無霸主是致楚人得逞桀傲不制馴致昭四年遂主會于申則其憑陵天下蓋數倍於曩時矣故聖人於襄三十年特氏其臣以同諸侯之文又進楚於諸侯所以甚傷中國之削弱也三傳不明聖人大旨或謂褒楚子賢繆公善使季子義亦淺矣

總論

夫總中國而論之則齊晉於魯大國也宋衛陳鄭敵國也吳楚秦夷狄之强也强大之國勢足以陵我比肩之國勢足以抗我故其交結於我者止有來聘之文而無朝事之禮葢齊自隱七年以來聘魯而晉自成三年始見經者葢晉以僖二年始入春秋比之於齊未甚强也重耳興霸晉文勢盛然在位不久此禮未舉歷襄公及靈公晉霸中微魯方勤齊交晉頗簡至宣十七年景公即位斷道之盟始同晉會明年遣公孫歸父一聘于晉

成公即位魯數被齊難方堅晉之好禮文綢繆故二年敗齊于鞌三年晉遂來聘則知晉之於魯至是而始聘者以魯奉事之謹晉於是修聘以答其意也自是以後魯一於事晉故晉之聘禮驟多於齊而齊之聘魯不過襄二十七年一聘而止耳至陳則在隱桓莊僖之間交通中國其後脅制於楚禮文疎絶故莊二十五年一聘而止鄭以小國介乎晉楚左右脅廹干戈日侵不敢一於所嚮故於諸侯禮文稀濶暨襄二年悼公興霸五年

城虎牢以逼鄭鄭始歸服中國舉曠絶之禮求以自新故特於襄五年來聘也若夫衛宋兩國則自文宣以來至襄昭之間始有聘禮葢前此者二霸迭興諸侯一心服從霸主盟會薦舉信好敦固不待聘問而相親也後此者霸業不競諸侯攜貳各懷異心雖盟會之禮且猶墮廢況玉帛之使乎洎吳楚秦三國聘魯先後抑又可言葢楚以莊九年始入春秋是時小白雖經營霸業而未成服楚之功楚勢方張欲收結諸侯與齊為抗故二

十三年始來致聘雖中更二霸或盟或戰足以挫其鋒鋭二霸既没楚復偃然有窺中國之心至文九年秉晉靈之驕暴遂復修聘以求諸侯及襄三十年晉悼即世平公繼之不能克修先烈以張中原故自襄二十七年以後夷狄侵柄與晉交盟晉遂挈諸侯委屬於楚魯莫之止是以三十年又來一聘吳自成七年躡楚之蹤傚睨天下當時諸侯病楚之强力不能勝方欲假吳為援於是驅率同盟屈意就會故吳得以交通諸侯復如强

楚此襄二十九年所以來聘魯也若夫秦則僻居遐壤罕援中土故自僖以前闃無聘問之文及文公時與晉為仇屢舉大戰至十二年間其衰釁交結諸侯欲以解晉之援故修聘禮然則此二國者雖名聘好原其心非服諸侯以逞志則結諸侯以求援也嗚呼先王裁制聘禮以示後世將要敦睦之實不獨於區區之文也春秋衰世物具而意違名侈而實喪故交聘之禮雖舉行於邦國當時諸侯規利背義仇好不常玉帛方加兵刃已

接則繁文末禮適以長禍亂耳吁可歎歟

春秋比事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比事卷十五至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㰚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蔣如燕

春秋比事卷十五

宋 沈棐 撰

侵伐

周官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侵宜輕於伐也三傳及先儒著例其說不同皆不合於春秋左曰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按經定四年合十九國侵楚以十九國之衆其士卒行伍雲屯蟻集苟無鐘鼓以號令三軍則何以為進退之節此左說不通也公羊麤

曰侵精曰伐其意以伐則整軍容鋭器械嚴號令謹行伍以是為精也侵則師旅不衆行伍不肅倏去倏來兵不久之以是為粗也然春秋有以中國而書侵夷狄而書伐者豈夷狄用師軍旅器械行伍號令悉如先王之制反過於中國乎此公羊說不通也穀曰包人民敺牛馬曰侵斬林木壞宫室曰伐然經書侵伐多矣有師雖入境而次以待者若僖四年伐楚之師是也有師未入境而復還者若襄十九年侵齊之師是也是侵豈必包人

民驅牛馬伐豈必斬林木壞宮室乎此穀說又不通也先儒詆三說而自立其義則以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然若蔡之附楚不從中國小白合七國侵之謂無名行師不可也若齊侯不義背盟主而伐晉楚子夷狄仇中國而伐鄭謂稱罪致討可乎此又非通論也折衷諸說則侵淺事伐重事召陵之會諸侯雖衆不成伐楚之功故經止書曰侵至伐則有書取其邑有書入其國而書侵之文無有及此則伐為重事可知嗟乎春秋

衰世規一時之利逞無名之師列國相吞而先王之疆理城郭盡壞矣故侵伐之事夫子必謹而書之蓋古者有分土無分民諸侯之侵地者猶不取於春秋也然經所書侵伐或主於内而内有書公有書大夫有書侵伐我者或主於外而外有書諸侯有書大夫有書夷狄者其得失輕重不可不詳論也

經書公侵者四

莊十年公侵宋自入春秋以來魯數與宋仇而脅宋自

隱至莊比年不過一伐魯以乾時之戰敗於齊齊殺子糾魯不勝忿遂敗齊師于長勺既敗齊師扈齊連宋報魯於是侵宋是年及十一年又兩敗宋師經書者惡公既敗齊師又退而侵宋結怨兩國也　定六年公侵鄭左謂晉討鄭之伐胥靡攷之經文無鄭伐胥靡之文又無晉鄭交惡之事葢當定公時魯方事晉以意推之似為晉侵觀七年齊鄭盟于鹹八年晉士鞅侵鄭而鄭與齊盟齊以鄭故使國夏伐魯故公侵以報之　然自春

秋以來未有書公侵齊至是歷一年而兩侵之則亦倚晉為援故也當時齊晉之勢相敵而其與國各挾之以相仇宜乎稱兵而不息也觀下言齊國㝵帥師伐我公會晉師于瓦則公兩侵齊其倚晉可知凡此皆公侵國之義也

經書大夫侵者三

成六年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按左氏同盟蟲牢諸侯復謀會宋人辭以子靈之難是年衛孫林父侵宋

以其辭會也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攷之經無宋叛晉之文而魯宋衛方同盟蟲牢亦無嫌隙則魯衛連兵侵宋似為晉故左説疑然也　襄二十四年仲孫羯帥師侵齊攷經二十三年齊聞晉欒盈之難遂伐衛伐晉叔孫豹救晉而次不成救患之功故是年仲孫羯帥師侵齊為晉討也　定七年齊衛盟于沙明年晉士鞅侵衛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衛雖無怨於魯然是齊侯伐魯晉師救之則晉

之恤魯可謂勤矣魯之事晉不可不謹故魯二大夫於是為晉而侵衞也凡此内大夫書侵之義也

經書侵我者四

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左氏謂齊討魯與衞莒盟也夫齊魯鄰國世為婚姻小白方霸魯嘗事齊盟會之禮不可廢也攷之經自小白没魯未嘗與齊盟會至是二十五年及是年春乃兩與衞莒結盟宜乎取怨於齊而齊師見侵也於是公追其師弗

及譏魯無備不能敵齊及齊既去而始追之也侵稱人追稱師不可言公追齊人故也　文十五年齊人侵我西鄙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蓋自重耳之霸謹於事晉至文十四年齊聞晉靈之喪憒魯之不親故因子叔姬釋憾於魯而侵我西鄙魯使季孫行父求救於晉諸侯為扈之盟不能為魯討齊是致齊侯復侵我西鄙其伐曹入其郛以討曹伯之來朝也夫商人弒舍自立身負滔天之惡其得免鈇鉞幸矣又恃其強大數

侵姻國不道之甚也故經書其爵以著其惡　襄十四年莒人侵我東鄙杜謂莒既滅鄫魯侵其西界故侵魯東鄙左說無證攷之經莒自八年伐魯東鄙至十四年侵我東鄙其間凡四稱兵當是時晉悼方興糾叛討貳以正諸侯莒之病魯如此宜無所貸而晉未嘗為魯致討魯亦未嘗報伐者竊意魯侵莒境故莒致怨焉曲在魯也不然以魯列國豈畏一莒焉凡此書侵我之意也

經書諸侯侵者二

僖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蔡楚之與國小白修霸二十餘年雖遠若江黄亦來從命而蔡畏楚之强不歸中國故齊侯合諸侯以侵之於蔡言侵於楚言伐齊侯意在伐楚不專於侵蔡也書蔡潰言侵之而民已叛其上用見小白兵威之盛也

定四年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侵楚是時楚勢已衰强吳暴横雖陳蔡頓胡服楚

不貳者至此亦同中國共一舉侵楚之師自入春秋諸侯有事於楚未有若此之盛也然師旅雖衆而晉勢已衰以弱攻弱卒不成功致使敗楚入郢之功歸於吳子故書曰侵者傷中國之大合十九國之衆而不能勝楚止侵之也凡此皆諸侯侵國之迹也

經書大夫侵國十八

莊十五年鄭人侵宋小白圖霸欲服諸侯再會於鄄鄭已聽命而復叛齊侵宋故十六年宋齊衛伐鄭至是年

幽之盟鄭始服齊也　二十九年鄭人侵許許鄰於鄭數為鄭病觀十六年幽之盟許已從齊至二十七年再命盟于幽許男不至故鄭假討貳之名得以凌許也

成六年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八年晉欒書帥師侵蔡蔡自晉文沒盟會侵伐不從中國者幾五十年今景公方欲得鄭而楚為鄭患楚既病鄭則晉亦病蔡交侵其與國亦懲楚之一端也　十年衛侯之弟黒背帥師侵鄭九年蒲盟方退鄭向楚故是年晉人執鄭伯且使欒書

伐之則黑背亦侵鄭為晉討也　十六年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宋鄭相仇久矣鄭附晉則與宋同好歸楚則與宋為敵自十五年楚子伐鄭鄭遂歸楚宜是年侵宋助楚子以禍中國也　十七年衛北宫括帥師侵鄭鄢陵之戰晉既敗楚而鄭易晉厲之不德附楚益堅厲公既合諸侯伐鄭而未服故又使北宫括侵之然合中國之力兵車之衆猶不能得鄭則區區一衛安足以病鄭哉

襄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自厲公至此鄭皆附

楚晉雖數臨之以兵未嘗服從按成十八年楚子鄭伯伐宋冬又侵宋元年晉韓厥伐鄭以報宋之怨而楚公子壬夫侵宋又報伐鄭之役是年鄭師伐宋復重宋仇晉宋不勝兩國之患於是合三國之師以侵之至是年冬會諸大夫於戚城虎牢以偪鄭明年雞澤之盟鄭始來服而宋亦始得息兵矣然則晉之服鄭非特可以却楚亦可以衛宋其利於中國亦不小也　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是時鄭已服晉故侵楚之與國楚人憤

之故是年冬使公子貞伐鄭鄭遂與平夫始侵蔡者將以仇楚而助晉也及楚見伐則背中國而歸之雖廹於兵威不得已而從楚然其反覆不義亦甚矣孰若不為蔡病而苟安於中國哉　十一年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鄭以八年與楚平晉凡兩會諸侯大舉伐鄭之師而鄭猶援楚不服至此始侵宋以媚楚則其姦宄不循可謂難制矣悼公力於圖霸是年城鄭虎牢十年戍之凡經營於得鄭者無所不至至蕭魚之會鄭始純服非鄭

之強敢與晉抗特恃楚之横也　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齊自晉悼公没始背晉而病魯故十五年伐我北鄙十六年兩伐之十七年又兩伐之十八年一伐之晉於是大合諸侯以圍齊十九年衛孫林父又帥師伐齊晉欲深懲齊患故又使士匄侵之齊遂殺高厚以與晉平然士匄既受命出師當遂君之命可也今以齊侯之卒回戈而還貪不伐喪之善掠美於已而廢君之命蓋有甚於伐喪矣經書之惡其專也

定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左謂齊盟鄭於鹹召會於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皆曰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迺與衛侯盟于沙蓋晉德至此已衰故齊敢爭諸侯據左說則衛侯欲叛晉從齊齊人執結以侵衛實衛侯使之也夫齊侯恃其威強狥其說計執其臣而侵其國固有罪矣然以衛之從晉非不久且故也一旦乘晉之衰遂為詐謀以急於從齊若此其背德反義罪可逃乎　八年晉士

鞅帥師侵鄭遂侵衛晉以鹹之盟鄭伯從齊沙之盟衛
侯又從齊晉失二援則諸侯離叛孰肯歸心此士鞅所
以侵鄭侵衛欲强二國之服從也奈何晉德不競不足
以來諸侯故是年曲濮之盟鄭衛方結以自固明年五
氏之次齊衛之好愈堅又明年夾谷之會魯亦從之矣
然則霸主不德而欲力爭諸侯難哉　哀七年宋皇瑗
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鄭自定八年鹹之盟背
晉從齊十年與齊會于安甫自是之後不復向晉故宋

皇瑗為晉討之然當時諸侯附齊已衆獨宋未會以宋素與晉好服屬之心不與諸侯等故當定哀之間諸侯紛紛與齊盟會唯宋不與焉以宋視諸侯豈不賢哉衛自沙之盟亦背於晉至哀元年且連齊伐晉五年晉雖伐衛而衛從齊自如是以七年曼多再侵之也　十年晉趙鞅帥師侵齊晉以齊攬諸侯自為封殖蓄忿已久特其勢衰力屈度不足勝齊故雖數病其與國不敢稱兵齊境至是吳人伐齊齊陽生卒晉乘其衰釁故趙鞅

侵之然終春秋之世諸侯不復歸晉則晉間齊以侵之何益哉　十三年晉魏曼多帥師侵衛晉以衛久附於齊屢討不從故至是復侵之也晉之衰頹方見屈於强吳苟得一衛豈能長有之乎况時有六卿之患國勢已分裂於權臣而猶勤兵於外覬諸侯之屈服是猶商賈經營於四方而不知强奴悍婢陰竊其帑藏也凡此皆大夫侵國之迹也
經書楚侵國七介人侵國一

僖二年楚侵鄭小白既霸中國鄭已附齊十六年及二十七年幽之盟僖元年會于檉鄭皆在焉楚以鄭附齊之堅於是侵之然不知小白之勢方張非楚所能爭是以名陵之盟終見屈於齊　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鄭自文公服晉至此始叛而從楚而陳猶附晉不貳楚既得鄭且欲服陳故侵之宋以晉之與國在春秋時屢與鄭敵鄭既歸楚宋必受患是以楚鄭連兵侵宋夫侵陳者欲陳服侵宋者欲宋懼而楚子之意尤甚於

得陳故先侵陳遂侵宋也　三年楚人侵鄭鄭以二年戰于大棘獲華元晉以宋故合四國侵之大棘之戰鄭遂即晉故楚人復侵之也　成二年楚師鄭師侵衛景公始替霸業楚人易之所以爭諸侯者未力也及畢之戰晉威復強楚欲伉之始急諸侯而衛較之他國依晉尤重觀斷道之盟伐齊之役乃敗齊於鞌衛侯悉從楚欲去晉肘臂宜莫先於衛是以連鄭師侵之也十八年楚人鄭人侵宋是年魚石作亂奔楚楚居之彭城謀欲

納之必先病宋故復連鄭侵宋及是年諸侯盟虛朾襄元年盟宋彭城晉韓厥帥師伐鄭於是公子壬夫又帥師以侵宋自晉楚爭雄宋鄭交伐訖三年而稍定夫鄭之病宋有自來矣況魚石奔楚則楚鄭侵宋勢必然也向無悼公安能定宋之亂收鄭於雞澤哉　襄十二年楚公子貞帥師侵宋蕭魚之會鄭已純服中國楚爭鄭未已既執良霄又帥師侵宋楚雖暴橫力欲得鄭而晉霸方盛終莫之抗自是楚無病中國之文者二十年非

楚之弱實晉之威德有以折衝之也　介人侵蕭按前年介葛盧來杜以介為東方微國蕭亦附庸國其仇怨之由無所考證然其來稱名侵蕭稱人惡其凌雲小國故從微之也

春秋比事卷十五終

春秋比事卷十六

宋 沈棐 撰

伐 伐者為客見伐者為主

經書從王伐者一

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是也孟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蓋敵國交兵則曰伐王師問罪則曰討伐有勝負討無不服此尊卑之異也成周盛時設九伐之法以正邦國諸侯負罪則王命討之旄麾所向莫不震疊未

嘗屈萬乘之尊親臨軍旅而交兵於列國也不幸周室陵遲諸侯暴横敢抗天子是以鄭伯不朝而王親伐之夫以天子而親伐諸侯其屈弱已甚矣然當春秋時征伐之柄潛移於下諸侯跋扈不臣固非一日東遷以來未有能伐之者至是始親伐鄭三國之君又能舉衆以從是雖有媿於三代亦幸見於春秋也故書從王伐鄭以喜其僅得正焉三國稱人者蓋卑諸侯所以尊天子明人臣不得與王伉也

經書公伐六

隱七年伐邾僖二十一年公伐邾桓八年秋伐邾莊九年公伐齊納子糾宣十八年公伐杞襄七年公伐邾是也

内大夫伐七

莊二年公子慶父伐于餘丘僖三十三年公子遂帥師伐邾文十四年叔彭生帥師伐邾襄二十年仲孫速帥師伐邾昭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哀元

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六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是也

伐我者二十一

莊十九年齊宋陳人伐我西鄙僖二十六年齊人伐我北鄙文十四年邾人伐我南鄙十七年齊侯伐我西鄙成二年齊侯伐我北鄙襄八年莒人伐我東鄙十年莒人伐我東鄙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十五年齊人伐我北鄙圍成秋邾人伐我南鄙十六年齊人伐我北鄙圍成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

鄙圍防十七年邾人伐我南鄙十八年齊人伐我北鄙二十五年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定七年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八年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哀八年吳伐我是也夫楚自莊十年入春秋其所以戕艾者不過隣比小國未幾值齊晉之霸驅攘夷狄楚已少沮當時諸侯之從齊者或叛或從間有攜貳唯宋堅附小白終始不替故楚畏齊不敢病宋及小白没襄公勉强圖霸終不克就德小力弱不能自量

乃為會于盂要致楚子而欲抗之是以受其執辱而伐宋之禍造端於此宋既為楚所凌故楚得以易之自是屢以見伐故僖二十六年伐宋圍緡以討宋之末服明年又與諸侯圍宋而盟之則宋之挫衄甚矣賴晉文繼興威振强楚自二十六年宋亡楚患至宣十二年晉景戰楚於邲為楚所敗楚復得以輕慢中國十三年又興師伐宋以討宋之伐陳也其後景公稍興霸業厲亦不墮前緒足以却楚庇宋故宋無楚患至厲公末宋有魚

石之禍十五年魚石奔楚十八年楚遂連鄭伐宋以納魚石於彭城是年冬及襄元年又兩伐之幸悼公聿興力於郤楚以定宋難故十餘年間宋免楚之侵凌至襄十年以來晉楚相抗力於得鄭兩國之師比歲不息楚病宋之附晉而邾又忘其畏憚始稱兵臨魯矣歷成宣及襄魯更事齊晉倚以為重故五十年間邾不復伐魯至襄十五年晉悼已沒平公即位齊間晉衰連兵伐魯邾亦乘魯之難故十五年十七年兩伐魯鄙及晉平合

諸侯以勤魯齊已服晉於是邾亦息兵是邾之病魯無非視魯之仇隙也然桓八年書伐邾獨不書公先儒以微者故不書主名然書公伐邾者多矣何獨於桓公以微者言蓋公有大惡尚寬鈇鉞之誅不自省懼而加兵以伐人其惡甚矣故不書公不與公之伐邾甚惡公也夫魯數受齊患宜其興師報復快怨釋恨而經書魯伐止於一而事主納糾非魯以私怨自伐之也然則魯之畏齊可知矣雖然隱桓莊閔之間齊未嘗以兵臨魯至

僖二十六年始憾魯而伐之何也蓋隱公之世列國惟齊為強當時魯所奉事莫謹於齊也桓莊再世姻婭情好稠腆閔公在位不久僖公奉事小白終其身不懈故歷此數公齊未嘗仇魯至小白没僖公棄齊從楚齊始致怨故二十六年伐我北鄙公遂以楚師伐齊取穀自是兩國交憾魯始間有齊患矣觀文公以來洎於宣成或事齊或事晉從違不常仇好不一大抵晉強則齊服晉弱則齊叛齊服則好魯叛則仇之雖間有侵伐獨襄

公時為多焉盖方晉悼即位平公繼立晉之威力稍墮於前是以齊敢易晉侵魯比歲而不已也其餘已見齊魯例若夫莒僻小之國介在魯表宜不能伉魯而經書莒伐我者三魯伐莒者止於一則莒似强於魯矣然魯列國之弱者也莒小國之强者也觀經書莒人滅鄫又曰季孫宿帥師城鄆先儒以為畏莒夫以小國而能滅人以魯而畏之則其强可知矣況魯介於三國之間北畏强大之齊南虞蜂蠆之邾莒小而强宜其不能與敵

也若夫莊二年慶父伐於餘邱宣十八年伐杞止書内伐而彼無報伐之文盖於餘邱附庸之小國而杞廹近東夷皆微者魯勢足以壓之故兩國被伐而不敢為報焉夫以經文考之齊稱伐者曰西鄙北鄙莒曰東鄙邾曰南鄙則齊居魯北莒在其東邾在其南所伐者各以其所近也然公伐之文凡六而隠桓莊僖之時居其四内臣伐七而文宣以來居其五用見莊僖以前政出於諸侯故侵伐之事國君專之者多文宣之後政出於大

夫故侵伐之事權臣專之者多春秋明正善惡扶弱而抑強是以凡經文必顯書主名此又不可不論也凡此皆魯及諸侯交伐是也

經書霸主伐者九

莊十四年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十五年宋人齊人邾人伐郳十九年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二十八年齊人伐衞二十六年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僖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僖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

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秋及江人黄人伐陳二十八年晉侯伐衞其義之詳已見二霸例

然有可論者方小白未成服楚之功經營霸業雖以盟會援諸侯而糾叛討貳伐國者尚多及盟楚之後伐陳伐厲伐英氏干戈所臨猶未息也及重耳興霸所伐者止衞一國及城濮敗楚之後諸侯悉從閴無伐國之事何也葢小白之霸也以德而功緩重耳之霸也以威而功速故當小白之時楚勢雖熾方且收合諸侯務强中

國而不亟於伐楚是以三十年間且會且盟以懷之間有不服者小則侵大則伐如是中國諸侯遠近帖服方舉伐楚之師而陘之役又不過恃威强與楚結盟而還干戈未嘗試也惟其務德不務威用盟不用戰是以盟楚之後陳猶未懲而英厲小國亦或不率以待伐而始服焉至重耳則入晉未幾驟興霸業盟會不講純用兵威故一舉而伐衛再舉而戰楚旄麾所向風掃電擊雖狼虎之楚猶喪氣折角畏服之不暇况諸侯乎觀夫踐

土之盟溫之會大國不敢貳小國不敢逃雖難服之陳亦遠來聽命則戰楚之後無伐國之事者蓋其兵威震耀有以服也况小白初興春秋未有霸者時楚勢方張諸侯畏讋齊侯驟起以圖霸功欲服諸侯則慮遠近之未訓欲戰强楚則慮兵師之或挫是以逡巡計畫以信義交大邦以仁恩綏小國恩威並濟中外歸心而不疑然後舉師臨楚以圖萬全之計及至晉文去小白未遠諸侯知有霸者荊蠻知有中國盟會不用兵威易施是

以一戰敗楚疾如振槁而四方諸侯舉無叛者然則小白以盟服楚重耳以戰勝楚課其緩急之效則重耳之功若過小白然論當時之勢則小白之用力葢難於重耳此二霸伐國所以詳略不同也

經書齊晉宋楚伐鄭者三十二其間齊伐者三

莊十六年齊人宋人衛人伐鄭僖七年齊人伐鄭僖六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宋伐一

僖二十二年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晉伐十五成三

公會晉侯衛侯宋曹伐鄭九年晉欒書帥師伐鄭十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十六年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宣元年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冬晉人宋人伐鄭十年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十四年晉侯伐鄭襄元年晉韓厥帥師伐鄭九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十一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於蕭魚是也

楚伐十七

莊十六年荆伐鄭二十八年荆伐鄭僖元年楚人伐鄭三年楚人伐鄭襄九年楚子伐鄭文九年楚人伐鄭宣四年楚人伐鄭襄八年楚公子貞帥師伐鄭十八年楚公子午帥師伐鄭成六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成十五年楚子伐鄭宣五年楚人伐鄭七年楚子伐鄭十年楚子伐鄭襄二十四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二十六年楚子蔡侯陳侯伐鄭是也　夫鄭以弱小之國介於晉楚間事楚則中國伐之從中國則楚伐之故其在

春秋被患最多諸侯所以爭之者最力夫所以力爭者非區區於一鄭也以其密邇荆蠻實晉楚之藩屏中國得之則可以捍楚楚得之則可以抗中國是以兵師凌偪左攻右討亘百有餘年而不息也攷之春秋鄭自莊十五年背鄄會盟始從楚而侵宋齊以三國之師為宋報伐鄭鄭亦畏齊見偪遂來服從自是以後皆堅附中國至於召陵之役左右小白併力伐楚楚雖以十六年二十八年僖元年三伐其國而鄭終不從不叛齊也然

服齊未幾而五年首止之會乃畏楚逃歸故小白再合諸侯聲罪致伐圍其新城明年齊人又伐之鄭知齊霸之强不可貳也遂殺申侯以說于齊遣世子華受盟甯毋八年乞盟於洮終小白之没楚不敢爭鄭鄭亦不敢從楚則其服鄭之功蓋亦懋矣　其後小白即世鄭雖歸楚宋襄力小德薄圖霸不克雖二十二年嘗連衛許鄭三國而泓之戰敗衂于楚故鄭之從楚愈固不復踊顧中國非鄭之罪也盖無霸主足以懷之也　重耳繼

興戰楚城濮兵威震聳諸侯聞風而畏之踐土之盟温之會鄭始歸晉然翟泉之盟鄭懷二心辭而不至故三十年晉人秦人圍之夫以二霸之强盛如此雖頡頏之徒猶或憚之而服楚之後鄭又反側首止翟泉不肯受盟必待齊晉再加兵而始服豈鄭甘心於從楚視中國為輕乎不然篳路藍縷之俗就華夏禮文之盛此人情之所欲鄭非樂于附楚也奈何壤地相錯兵車易臨朝夕廹脅無所控告從之則難可紓拒之則禍必重是

以乍叛乍從畏首畏尾而不能純於中國盖其勢有不得已也　自晉文沒其子孫紹業凡歷六君前後服鄭之迹備著於經可按而論襄公承文烈中國之勢尤盛晉之威聲尚能懲楚而未替也故終襄之世楚不偪鄭鄭亦未嘗嚮楚靈公繼襄而立驕淫暴虐政移權臣霸德稍衰諸侯不協故即位三年楚遂有伐鄭之師然鄭猶在晉未遽叛也至其末年知晉不足倚重始棄而即楚連結楚子侵陳宋為中國患至成公即位因宣二年

四國侵之鄭復歸晉楚雖以四年五年兩伐之鄭亦未叛晉者盖其自小白而來從中國之久盟會蔫修情好稠繆不敢輕於從楚也及扈之會成公在會而卒楚瞷成之亡復加兵伐鄭鄭廼背晉而歸之此自重耳之沒訖成公得鄭失鄭之大槩也　厥後景厲悼三君纂成先緒扶持霸業與楚爭鄭又多於前考三君服鄭之迹第其優劣則悼為最景次之厲又次之景公始失而中得既得而復失之厲公始得終失皆不得保鄭之始終

惟悼公力爭十餘年間得鄭最久庶乎二霸之業身没之後餘波所及猶足以庇其子孫則其功可謂卓矣請詳論之在景公時宣十年晉宋衛曹伐鄭鄭與晉平是年楚子伐鄭鄭又與楚平至十二年邲之戰晉敗於楚力屈不能爭鄭故叛晉者九年及成二年晉敗齊師于鞌齊人請盟兵威復振明年合諸侯再舉伐鄭之師蟲牢之盟鄭遂來服然不一年間楚公子嬰齊兩帥師以伐鄭晉合諸侯救之雖同盟馬陵欲固鄭好而鄭終憚

背楚至九年蒲盟方退又回車而向楚矣晉憤鄭之叛是年執鄭伯又使欒書伐之終景之世雖君臣交兵臨之終不足以固鄭前謂始失而中得既得而復失之者此也　厲公以成十一年即位至十三年伐秦之役鄭伯與焉則自景之後又服矣及十五年楚子伐鄭又背晉而從之鄢陵之戰晉雖敗楚而鄭據楚自如十六十七年二合諸侯之師伐之不服蓋自靈成以來鄭援楚傲晉未有如是之甚也所以然者厲公雖僥倖一勝而

残戾不德諸侯不和三郤亂國士燮祈死欒書胥童相繼被禍厲亦不保其身終致隕弑當時使鄭從之晉不足以庇鄭徒資楚人之忿耳故鄭不畏鄢陵之師不恤諸侯之伐晉之病鄭愈多而鄭之依楚愈固矣前謂始得之終失之者此也　及悼公聿興鑒厲公失道取禍增修霸業光寵前人諸侯歸之唯鄭未服故襄元年韓厥帥師伐之二年合諸侯之大夫兩會于戚城虎牢以逼鄭鄭畏而從凡歷六年雞澤之盟戚之會鄬及邢邱

之會悉同晉好無有二心及襄八年楚公子貞伐之遂復歸楚悼公大合諸侯伐而盟之于戲雖得其暫服然是年楚師一伐隨而叛去悼公又合諸侯伐鄭戍其虎牢明年又兩伐之會于蕭魚鄭始純服無復曩時之反覆故自蕭魚之會以後雖十八年二十四年二十六年楚三伐之終不足以得鄭鄭不叛中國者二十年前謂得鄭最久庶幾二霸之烈者此也　自悼公没平公雖號為霸晉室衰弱不克維持至襄二十六年遂及楚臣

交會合盟敗棄中國之維綱斲喪先君之盛業其流至申之會楚子為主中國諸侯交轡而賓楚鄭亦委身從之蓋晉楚既通好是鄭之向楚者實晉挈而歸之無事於力爭也自後終春秋晉楚兩國同於衰替鄭雖間與諸侯從晉盟會而楚梗於强吳區區自虞之不暇不能與中國爭鋒收鄭如曩昔矣是以自蕭魚之後晉楚所以息兵於鄭也此齊晉宋楚伐鄭始終也

經書諸侯同伐國者八

隱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按經二年鄭人伐衛左謂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告於宋使伐鄭以除其害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四國伐鄭秋諸侯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固請而行書翬帥師疾之也葢宋以穆公欲立殤公使公子馮居鄭及殤公即位州吁因鄭之怨告於宋同伐之故宋連四國伐鄭以經考之左說信矣然傳言魯卻宋之請

羽父固請而行則於經無文疑不可信蓋公以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四年及宋公遇于清則翬帥師以會伐者魯宋方好故以助宋也夫入春秋未有諸侯連兵伐國者此實始之州吁弑君而立阻兵安忍固無足責而魯宋陳蔡黨亂逆之人勞師以伐國其不義甚矣　桓十五年十六年兩書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皆以納厲公也忽哭爭國詳見宋例　然宋以雍氏之愛始執蔡仲而納厲公而廢忽及是年忽歸國厲公入櫟故會

諸侯伐鄭以納厲而弗克故明年又帥諸侯復納之魯以郎之師有怨於忽故助宋納突陳蔡無怨於鄭其從之者爲宋也夫忽世子也突母弟也宋魯諸侯挾私情廢公義稱兵助亂宜得罪於王法矣　僖十八年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將納孝公也　宣十八年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左謂斷道之盟討貳也齊自晉景即位不同盟好景公方務收諸侯而斷道之盟齊又不來故晉侯連衛以伐之書衛世子者譏衛世子之伐國也大國

有君有卿世子奉冢祀社稷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而已其可以主兵事哉　成十三年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人邾人滕人伐秦按成九年秦人白狄伐晉景公未及致討而卒厲公即位修景公之怨故大合諸侯以伐之然書自京師者是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公會諸侯伐秦因過京師而朝天子可知矣

哀元年齊侯衛侯伐晉是時晉德衰弱齊侵晉權以結固諸侯按經自定七年齊衛盟于沙九年次五氏十

年會安甫十三年次于垂葭十四年會牽十五年次蕖蒢是年遂同伐晉盖齊衛相好叛晉已久故至此連兵病晉也凡此諸侯同伐義也

經書諸侯獨伐國十一

僖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左謂討其不與盟於齊杜以十九年盟于齊以無忘齊桓之德而宋獨不會復名齊人共盟鹿上故今討之以經義考之二說皆不然盖宋襄乗小白之德欲抗楚圖霸楚人憤之假無忘小白

之名結黨於齊欲以屈宋當時從盟於齊皆楚脅制之國則其盟實出於楚也宋安得而會之宋以齊之盟既附楚勢必孤弱故二十一年要齊楚盟於鹿上以結兩國之好時齊既與宋而又與楚宋楚强弱之勢未分齊未敢以凌宋也及盂之會楚執宋公泓之戰楚敗宋師齊知宋之屈弱於是乘其頽伐而圍之然孝公之立實宋為之援既立之後未嘗交惡而齊背宋之德遽伐其國何也盖宋襄初有紹霸意抗强楚主中國而齊遽受

楚人之盟則與宋之意異矣宋以齊楚交盟知勢弱不敵遂修鹿上之盟餌齊楚以定兩國之勢宋既蓄憤於齊勉爲是盟既盟之後復欲外齊而壓楚致楚子於盂之會而所從者皆楚宋與國齊不與焉及宋敗於楚齊復修盂之怨是以首稱兵而不恤也襄公不負小白之託躬帥宋師敗齊于甗而孝公得立爲宋之德於齊大矣一旦乘宋之衰與師伐之是襄公不忘小白之德孝公忘之也且齊之病宋者不過說楚而已安有霸者之

後去小白纔一世而其子孫遂病中國以媚夷狄哉聖人顯書齊侯所以甚著孝公之惡也　文元年晉侯伐衛左謂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按文公之興嘗伐衛國又因元咺以執衛侯及僖三十年衛殺元咺衛侯反國則衛有怨於晉矣晉憤衛殺元咺而文公季年不暇致討而卒襄公初立所以晉伐衛者承文之志也

宣九年齊侯伐萊按左夾谷之會齊使萊人以劫魯

侯孔子以萊為裔夷之俘則萊蓋遠夷之微國經書伐萊惡齊侯勞師襲遠凌蔑小國也　成四年鄭伯伐許按前年鄭兩伐許蓋許近鄭之小國屢被鄭患故經書唯鄭病許無報伐者然鄭襄受制於楚不能自强其國區區逞志於小邦其畏强凌弱不義甚矣故書鄭伯以惡之　襄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昭六年齊侯伐北燕按經三年北燕伯欵出奔齊則齊侯伐北燕將納燕伯欵也按左氏晏子之言以燕已立君齊師不能入

齊雖伐燕納欵實不克納也　十六年齊侯伐徐左謂徐人行成會齊侯盟賂以甲父之鼎按左說齊人伐徐而受賂是貪殘不仁也況經無徐病齊之事蓋齊侯以其小國恃强凌之耳　十九年宋公伐邾按經前年邾人入鄅左謂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伐邾以報怨盡歸鄅俘則宋公之伐為鄅明矣然師為向寧而出是宋公之不君也　二十二年齊侯伐莒按左是年齊北郭啓伐莒莒大夫諫莒子曰不如下之弗聽敗齊

師于壽餘齊侯怒而伐莒莒子行成莒於是大惡其君故明年莒子來奔夫齊以大國輕用師旅挫辱於小國不能自懲而復伐之夫一莒不足為齊難而齊侯恃强凌弱之罪不可貸也　哀五年齊侯伐宋按經齊鄭自定七年盟鹹之後恪守信好而定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則宋鄭固有怨矣則齊侯之伐宋為鄭故也觀是一伐之後宋鄭之怨遂深七年宋皇瑗侵鄭九年又敗鄭師秋宋公又伐鄭宋所以深仇鄭蓋憤鄭之附齊而

齊為鄭以伐宋則是事起於鄭此宋所以報伐之多也

凡此皆諸侯獨伐國之義也

經書大夫同伐者十四

隱五年邾人鄭人伐宋按前年宋合四國伐鄭是年鄭之伐宋報前怨也然宋怨鄭而邾亦從伐者左謂宋取邾田因邾人告于鄭鄭以王師會伐宋邾之所以從伐者以宋取田故也序邾於鄭上伐起於邾罪邾之首禍也　十年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魯始與宋謀鄭及

六年鄭與魯平八年以祊歸之魯於是好鄭仇宋故翬會齊鄭以伐宋也　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按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於宋宋人怨哭之背己也故以四國之師伐鄭以者乞師而用之也謂四國本不出師宋以力強乞四國之師以伐鄭耳故曰以罪宋之深也　十七年及宋人衛人伐邾按隱五年邾以宋取田請於鄭而伐之此宋連衛以伐邾報前怨也衛自十二年伐鄭之後及十五年又會伐鄭十六年

會曹又伐鄭皆與宋同故於此附宋伐邾然魯以是年春方與儀父盟趡牲血未乾而已助宋伐之其惡尤甚也

莊三年溺會齊師伐衛欲納朔也按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會魯伐衛以納之然朔得罪於衛齊助納之則齊之伐衛於義為不正魯與齊同好故溺會之五年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亦納朔也蓋三年伐衛未成納朔之功故連三國併力伐之必於納朔觀明年王人子突救衛衛朔合諸侯之師拒天子之命黨

罪逆之人其惡大矣　僖三十三年晉人陳人鄭人伐許左謂討其貳於楚也葢文公之霸許獨不與盟會故二十八年諸侯嘗圍許及翟泉之盟許又不來襄公纂修先志故再會三國之師以伐之觀文九年魯晉宋衛許五國救鄭則知是年伐許遂歸晉矣　文三年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沈沈潰左謂以其服於楚也觀昭四年申之會沈子從楚及伐吳之役沈又從之則知沈葢楚之近國以其貳楚故晉伐之也　十七

年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討其弒君之惡也按前年宋人弒其君杵臼左謂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因昭公田使帥甸攻而殺之晉所以伐之者討宋之弒君明矣　成八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按七年吳伐郯左謂是年之伐以郯事吳然晉人既惡郯之從吳不能討吳而徒病其從吳者是猶醫者之治病不攻其受病之源而徒藥其膚腠何益哉　襄十六年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左及杜謂許男請

遷于晉許欲叛楚諸侯遂遷許諸大夫不可故晉伐之討其不可也鄭與許有宿怨故鄭伯親來會伐然其君欲遷其臣不可執其臣而罪之可也何至併伐其國哉

定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鮮虞之伐起於昭十二年春秋嘗狄晉矣以晉世為盟主不勤遠圖而伐同姓之微國見絶於聖人故特狄而外之不與中國同文自後昭十五年及此年又再伐之晉之殘厲不仁甚矣是時衛未叛晉故孔圉士鞅同舉是伐然以晉之大

國不能容一鮮虞又借力於衛則其國勢衰弱又可恥也凡此大夫同伐之義也

經書大夫獨伐二十九

隱元年鄭人伐衛左謂討公孫滑之亂也按傳元年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滑共叔子衛人為之伐鄭則是年之伐以討公孫滑信矣然春秋書伐首于此年則鄭之伐衛宜受首惡之誅也　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左謂報入郛之役盖是年邾鄭伐宋入其郛故宋於此

報之然宋鄭之怨亡歲不解郳之伐宋止於一見則宋怨深於鄭矣此所以獨伐鄭而貸於郳也　僖十五年宋人伐曹曹近宋故屢為宋患然十三年宋與曹方同盟于鹹此遽伐之宋背盟主凌小國不義甚矣　十九年衛人伐邢按前年邢人狄人伐衛衛憤邢連狄見伐故於此伐以報之夫衛與邢在小白時皆為狄所滅賴霸主之力社稷復存小白既沒邢懼中國無援故媚狄以伐衛然淮之會衛與邢方同信好而遽以狄師相殘

則邢之見伐於衛宜哉　二十六年衛人伐齊按二十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是年又盟于向而齊人兩侵魯鄙故衛人伐之蓋衛與魯好而齊病魯是以衛為之報伐也　文元年衛人伐晉是年晉侯伐衛以追討殺元咺之罪而衛侯不共盟主使孔達帥師以報前怨故貶以稱人也　十四年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故十五年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蓋蔡自翟泉之盟復從晉霸襄公

繼立糾合諸侯同盟新城蔡侯不至則貳晉從楚故郤缺帥師伐之討其叛也　宣九年晉荀林父帥師伐陳陳自晉文霸中國遂來服從歷襄至成不叛盟好至宣元年楚始侵陳及六年陳遂叛晉歸楚故晉趙盾衞孫免帥師侵陳自是堅於附楚黑壤及扈之會陳皆不與故林父伐之討其貳也　十年宋師伐滕按前年宋人圍滕左謂因其喪也滕人事晉而不事宋故比年宋伐之夫滕小國服從霸主分所當然宋不修德而强其從

已且因其喪比歲加兵來伐之不德可知也　十二年宋師伐陳陳自六年歸楚之後十一年遂同楚子盟于辰陵以堅附楚之好清丘之盟晉人合諸侯以恤病討貳故宋伐之討陳之貳楚也　十三年齊師伐莒左謂莒事晉而不事齊故也蓋莒與齊鄰故齊得以病之然齊侯不能增修德業使諸侯懷服而窮兵勞師以病鄰國信不道矣成三年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左謂子罕伐許敗焉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夫

鄭之伐許一責其不朝一貪其土地許其有負於鄭哉大抵許鄰於鄭而弱於鄭此鄭所以稱師屢加而殘虐之也　襄二年鄭師伐宋按成十五年宋魚石出奔楚十八年楚鄭伐宋又侵宋納魚石襄元年晉欒黶會諸侯圍彭城楚壬夫侵宋則是年鄭之伐宋為楚伐也夫與楚比周以侵擾中國則鄭之罪亦幾於夷矣　三年晉荀罃帥師伐許左謂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故知武子伐之夫許去中國久矣至此始伐之蓋是時晉悼

興覇鄭伯就盟雖難服之陳亦使袁僑如會既得陳鄭故於是伐許以并楚之與國也　十七年宋人伐陳為晉討也按十六年溴梁之會曹鄭亦來陳獨不至是年宋伐之者盖宋附晉之堅故為晉討陳不從溴梁之會也是年衛石買帥師伐曹晉平繼悼即位霸德稍衰諸侯懷貳雖溴梁之盟曹衛同晉信好而衛尋復叛之帥師伐曹左謂是役也曹人愬于晉明年晉人執衛石買以討伐曹之罪則左說信矣　十九年衛孫林父帥

師伐齊自悼公没齊復背盟而病魯魯不勝患告難于晉故十八年晉侯大合諸侯之師以圍齊魯衛同好久矣而溴梁之會圍鄭之役又同魯以從晉是以此年林父帥師伐齊以晉魯伐齊故為之伐也　二十四年齊崔杼帥師伐莒孜澶淵之盟沙隨之會齊與晉平而莒在焉二十三年齊叛晉好伐衛伐晉不共盟主夫晉為大國齊猶稱兵伐之則於莒為何足恤然上無事晉之禮下無芘小之仁則齊之不德甚矣此明年之所以見

殺於崔杼也　二十五年鄭公孫夏帥師伐陳按經是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左謂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故伐陳盖楚子以二十四年連蔡陳許伐鄭於此年而稱兵以報其怨夫陳之病鄭為楚故也然經前此未嘗有鄭伐陳之文至是適敢伐陳以病楚之與國以悼公之霸中國强盛蕭魚之會鄭得以純服中國楚之病鄭比前為少故鄭敢稱兵於陳也　昭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晉自昭十二年

始伐鮮虞至此復伐之夫鮮虞晉同姓之國最微於春秋晉不加撫柔而屢伐之何以帥諸侯長中國哉然自十二年之前閒無伐鮮虞之文至此始伐之者是時晉德衰微不務遠圖以安中夏當楚暴虐吳人強横之時既不挫其虐焰區區貪小國之利是以見晉之不競也

十九年齊高發帥師伐莒杜謂莒不能事故其理宜然蓋莒之封疆密邇於齊朝夕奉事僅免於難苟小有嫌隙則齊兵已至境矣故齊之伐莒屢見於經是年高

發伐之至二十二年齊侯又伐之莒兩受伐求成于齊是以二十六年鄟陵之盟齊莒遂結好矣　定十二年十三年兩書衛公孟彄帥師伐曹曹之怨不載於經以意考之齊衛鄭三國屢修會盟左提右挈以相協濟宋獨傲然不同諸侯之好曹實宋之與國諸侯與宋為仇曹必不免此所以兩受伐焉　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考經無宋鄭交惡事罕達驟起此伐以結怨於宋者蓋是時衛蒯聵得罪靈公出奔於宋衛鄭實親好之國

則鄭之伐宋蓋為衛討宋之受蒯聵也大抵定哀之末中國無盟主諸侯蜂起角立自為仇怨或因與國而伐人或因小嫌而致釁輕用干戈務相抗折故求經所書之文非若隱桓莊閔之閒出師有由可按經而論也

哀三年宋樂髡帥師伐曹是時晉德既衰不能主諸侯中國紀律蕩然而盡諸侯稱干戈各凌其弱國此宋所以屢病曹而不止也故是年樂髡伐曹六年向巢又伐之七年又圍之八年宋公入曹卒以曹伯陽歸宋之深

病曹者豈曹有怨於宋哉葢自恃其强以淩虐之耳

哀五年晉趙鞅帥師伐衛左謂范氏之故也杜謂衛助

范氏葢士吉射以是年奔齊齊衛同盟好之久衛必助

之故左云耳攷經士吉射以定十二年叛距今巳八年

初無奔齊之文則左說未然是時衛輙立世子蒯聵以

靈公之逐出奔於外故哀二年趙鞅帥師納蒯聵于戚

而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則是年趙鞅帥師

伐衛為蒯聵也夫晉納蒯聵而拒輙於義正矣然使衛

連齊以拒晉而卒不成納蒯聵之功則晉之衰弱其甚矣哉　六年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左謂治范氏之亂也攷四年傳荀寅奔鮮虞齊國夏伐晉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是以趙鞅討之然鮮虞晉同姓徵國力不敵晉不啻十倍豈敢助荀寅之亂而與晉仇哉大抵定哀之末中國諸侯無霸主以維持之各凌虐小國以逞其志故魯病邾宋病曹鄭病許晉所以屢伐鮮虞亦若魯宋鄭之虐三國也　哀十年宋人伐鄭鄭自定七年鹹之盟

背晉而從齊背晉則必病宋故十五年罕達帥師伐宋宋以鄭之見伐至七年皇瑗帥師侵鄭以報之九年皇瑗又取鄭師于雍丘至此年又伐鄭十二年宋向巢又帥師伐鄭夫宋鄭當定哀之時未嘗有私怨也而興師侵伐獨多於此以宋附晉鄭附齊各挾所附以相仇報也然以鄭比宋則鄭弱於宋故鄭之病宋少而宋之伐鄭多故自哀以來宋之伐鄭取鄭師者四而鄭自定十五年終春秋不過兩加而已豈非鄭弱於宋歟凡此皆

大夫獨伐國之義也

經書獨稱國伐與狄同文者四

文七年徐伐莒文十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徐以遠小之國屢辱于楚僖十五年楚人伐之公孫敖及諸大夫嘗往救矣雖怠於赴患不能救徐之難然中國諸侯無害於徐也況二霸之起徐未嘗一同盟會及重耳没乃肆蜂蠆敢以伐莒則其自棄於中國也甚矣　秦自僖十五年與晉交怨起韓之戰至

僖三十三年殽之戰文二年彭衙之戰凡戰者三其勞師害民極矣而致怨不悛又兩興師伐晉故十二年復與晉戰于河曲秦夷狄也而交兵於中國如此使兩國之民伏于干戈比歲不已者實秦起禍之罪也　鄭以姬姓之親為周所依而俛首屈膝于楚此諸侯之甚恥也而成公之初方且比周夷狄侵凌中國二年連楚侵衛三年公子去疾伐許冬鄭伐許明年又伐許稱兵遠伐求媚於楚其蔑禮義忘廉耻亦甚矣　晉與鮮虞同

姓之國也罪莫大於伐同姓晉為霸者之後表率諸侯歸於大義而貪殘不仁以伐同姓此為惡之大矣聖人以是四者其得罪尤重不可與他伐等故特書其國不書主名使與夷狄同文也然鄭三伐許而經獨於成三年一狄之明年遂書其爵盖鄭伯雖惡而亦中國之君不可使純於狄故止一書以見義也昭十五年荀吳伐鮮虞不以狄名者伐起於十二年筆削之意止罪首惡此經特書國伐義也

經書夷狄伐國者

吳楚秦三國最為强盛秦事已見晉例 𣪘楚伐國二十五其間伐宋六僖二十一年執宋公伐宋二十六年楚人伐宋圍緍宣十三年楚子伐宋成十八年楚子鄭伯伐宋襄十年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十一年楚子鄭伯伐宋 伐陳六僖二十三年楚人伐陳宣八年楚師伐陳襄五年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哀九年楚人伐陳十年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十三年楚公子貞帥師伐

陳　伐吳七襄三年楚公子貞帥師伐吳昭四年楚子蔡侯陳侯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昭六年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定二年楚人伐吳昭五年楚子蔡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襄十四年楚公子貞帥師伐吳襄二十四年楚子伐吳　伐徐二僖十二年楚人伐徐昭十二年楚子伐徐　伐黄一僖十一年楚人伐

黄　伐隨一僖二十年楚人伐隨　伐麇一文十一年楚人伐麇　伐戎一宣十一年楚子伐陸渾之戎　夫

楚自莊十年入春秋其所以戕艾者不過鄰比小國未幾值齊晉之霸驅攘夷狄楚已少沮當時諸侯之從齊者或叛或從間有攜貳唯宋堅附小白終始不替故楚畏齊不敢病宋及小白没襄公勉强圖霸終不克就德小力弱不能自量乃為會于盂要致楚子而欲抗之是以受其執辱而伐宋之禍造端於此宋既為楚所凌故楚得以易之自是屢以見伐故僖二十六年伐宋圍緡以討宋之未服明年又與諸侯圍宋而盟之則宋之挫

䘏甚矣賴晉文繼興威振強楚歴二十六年宋忘楚患
至宣十二年晉景戰楚于邲為楚所敗楚復得以輕慢
中國十三年又興師伐宋以討宋之伐陳也其後景公
稍興霸業厲亦不墮前緒足以却楚庇宋故宋無楚患
至厲公末宋有魚石之禍十五年魚石奔楚十八年楚
遂連鄭伐宋以納魚石於彭城是年冬及襄元年又兩
伐之幸悼公聿興力於却楚以定宋難故十餘年間宋
免楚之侵𣣋至襄十年以來晉楚相抗力於得鄭兩國

之師比歲不息楚病宋之意謂附晉不貳者莫如宋吾能困宋則晉意少沮而其爭鄭之心可使少懈矣故未得鄭則伐鄭既得鄭則連鄭以伐宋勢之必至也是以十年楚公子貞鄭公孫輒伐宋十一年楚子鄭伯伐宋兩國君臣連兵而出也然則楚之伐宋豈恃其勢之足以得宋哉實欲假此以固鄭而已此楚伐宋始終也

陳鄭二國皆密邇於楚攷之春秋楚之伐鄭也多中國之爭鄭也亦多楚之伐陳也少中國之爭陳也亦少在

二霸時陳之服中國也紓於鄭在景厲悼時陳之叛中國也久於鄭其從違終始若相背戾者葢陳之勢非鄭比也鄭介晉楚之間虎牢之關可以藩翰中國楚得之則楚重中國得之則中國重是以二霸以來齊晉楚三國交爭不息至陳雖介於楚而地遠勢偏不足為夷夏輕重方其在中國則楚不急於服之及其在楚則中國亦不急於服之小白重耳霸業强盛楚不敢力抗故陳惟紓於中國及景厲悼時强楚勢張晉之勢不逮二霸

故陳惟久於從楚而晉不及此書伐陳之文所以與鄭異也攷僖二十三年楚人伐陳左謂討其貳於宋也然陳自小白没隨即歸楚故十九年盟于齊二十一年會于盂陳皆在焉夫陳既從楚如此而楚復伐之至二十五年又圍之蓋宋襄雖賢不足以抗楚而庇陳然陳久服中國不忍遽棄楚子連歲疾之陳既失援於宋且苦楚之兵威是以二十七年圍宋之役聽命於楚雖欲不叛於晉不可得也及晉文興霸踐土之盟陳侯自至其

遠慕中國有足嘉者故特書如會以喜之自是服從晉命歴襄靈而不叛及靈公末楚既得鄭宣元年連鄭侵陳陳雖不服楚然不過五年畏楚之偪卒不免從之六年晉以陳叛趙盾衞孫免侵之陳又歸晉八年楚復伐陳陳方向楚九年孫林父又伐之然是時晉勢方微不能敵楚故陳自後純於附楚晉不克爭及襄三年悼公興霸雞澤之盟諸侯駢集陳懐晉德使袁僑如會楚憤陳之貳故襄五年公子貞伐之悼公合七國救之七年

公子貞又圍之陳畏楚廹脅鄢之會於是逃歸自是又復附楚盟會不來車軌遠矣然究陳之心初非甘心荊楚而自外於中國者特以楚之廹脅不得已耳及哀公時楚勢不競强吴横起陳始轉楚歸吴故哀九年十年十三年楚三伐之而吴之救陳一見於經夫陳向之附楚者非懷之而不忍棄今楚勢已衰陳無畏楚叛以歸吴理之必然楚君不務修德以綏之而區區弊師旅勞兵革以强陳之見從不亦難哉是以終春秋之世楚雖

三出師終不足以得陳此楚伐陳終始也　其餘小國若隨黄徐麇皆近楚微國以楚之驕暴殘虐侵凌無厭則其虎狼之毒搏噬而并吞之勢必然也故僖十一年伐黄十二年滅之十五年伐徐公孫敖諸大夫不克救而楚敗之至昭十二年又伐之夫黄徐在小白時蓋嘗服從齊霸於遠小之國最為可稱者以昭公之時中國勢微楚之伐徐固難責晉之必救然伐黄伐徐小白之所親見者而安視不恤諸大夫雖嘗救徐又不成功卒

使楚人敗徐滅黄抑亦小白之罪也至麇則於經無可
攷左謂厥貉之會麇子逃歸叛楚文十一年楚則伐之
隨則左謂以漢東諸侯叛楚故楚伐隨取成而還按左
氏說則兩國皆以叛楚故楚遂致伐然黄與麇後不見
經徐以昭四年從楚會申隨以哀元年從楚圍蔡則皆
依附楚國與之終始者也　書吳楚交伐事者春秋夷
狄始有楚次有吳吳入春秋雖後於楚然其凌駕中原
亦不減於楚自成公七年始見於經然伐郯滅州來方

張之勢與楚相偪楚慮其梗故三伐之襄三年公子嬰齊伐之二十四年楚子伐之十四年公子貞伐之吳憤楚侵凌且欲抗衡中國故二十五年吳子遏伐楚以報之門于巢卒及昭四年楚靈合中外諸侯主盟于申因以伐吳五年六年又兩伐之是時楚之勢猶能揔合諸侯而吳之兵威未甚揚於中國故吳雖屢受楚伐未遑報復及十三年滅州來二十四年滅巢是年楚勢方衰吳始擅强中國故於二十三年書吳敗頓胡沈蔡陳許

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是時楚之伐吳者於定二年止一見於經而吳以四年又敗楚于柏舉既而入郢楚幾亡國則楚向之大伐吳蓋不償柏舉之一戰也自是終於春秋吳愈盛楚不敢力爭故自定三年以來楚無伐吳之文至吳則伐陳伐魯敗齊艾陵會晉黄池總攬中國之權盡歸於己其兵威殘暴蓋又倍於楚也然楚屢伐吳蓋在吳未熾之時而吳之振楚蓋當楚已衰之候攷經所以別盛衰强弱之迹斷然判

矣凡此吳楚交伐是也

經書吳伐國六

成七年吳伐郯昭二十三年吳伐越哀六年吳伐陳哀八年吳伐我十年公會吳伐齊十一年公會吳伐齊郯春秋微國也蠻夷欲逞志諸侯則微弱之國必先受禍故楚之見春秋者以先敗蔡而吳之見春秋者必先伐郯蓋蔡與郯皆當時微國其壤地褊小兵革寡弱不足以嬰剽悍之鋒故蠻夷稱兵必自此始而其受禍亦先

於他國也　昭三十二年吳伐越是時吳勢已強而越亦與吳仇敵是年吳伐越至定五年於越入吳十四年又敗吳于檇李至哀十三年遂入吳而滅之大抵三國盛衰更乘其釁吳乘楚之衰而偪之終至於敗楚越乘吳之虛而襲之終至於滅吳譬如犬狼懷狠肆毒更相噬齧是乃其性之常也　哀六年吳伐陳陳為楚之屬國附楚最深是時楚勢已衰吳方抗楚欲斷其肘腋以孤楚之勢故於此伐陳陳畏吳之強暴背楚而歸之故

九年十年楚兩伐陳以討其貳吳遂稱兵救之則楚人數世之陳一旦見搏於吳矣　哀八年吳伐我攺六年七年魯兩會吳與吳同好不復侵伐而是年吳乃伐我左以七年公伐邾吳以邾故伐魯觀伐魯之後遂歸邾子于邾則左說信矣是以吳與魯平十年十一年遂會吳伐齊終於春秋凡四會吳是時齊晉俱弱魯所繫者吳而已所以屢與會而奉事之謹也雖然吳以魯伐邾故八年伐之是吳惡魯伐人之國也及與魯平乃會以

伐齊豈齊之惡有甚於郝哉盖夷狄之性樂於殘害徒知責人之伐國而不知自蹈其惡也此吳伐國事也雖然楚自莊十年見經歷春秋二百年綿地之廣亘數千里其勢與齊晉相抗下視魯衛僅同一微國耳非不强且久也然終春秋未嘗有伐齊伐魯之文至吳最後見經較其威勢當楚極盛時未可敵也而伐魯伐齊兵威戕艾有過於楚者方楚之盛前有小白有重耳後有景厲悼雖興霸之業或有優劣皆能執中國之柄以障楚

之狂瀾則楚雖暴横猶有畏憚中國之心是以病楚者不過脅制之國雖欲逞志齊魯有所不能也至吳之興則齊不能却晉不能抗定哀以來又畏讐而不敢伐中國諸侯俛首喪氣甘心自屈不併力而一奮故吳得以彷徉天下凌轢諸侯雖强大如齊畏事如魯亦被其禍然則即是論之晉齊更霸其所以賜諸侯者多矣嗚呼春秋之法善盟會惡侵伐夫盟會非先王盛禮春秋且善之以當時諸侯侵伐相尋殘民敵國為害最大聖人

疾之且幸其有會盟也考經終始當隱桓間雖師旅更興而諸侯之權未奪於臣下侵伐之事亦未至紛亂無節也二霸之後權雖稍移於臣下而歷晉數君猶能主中國會盟掌握侵伐之柄故當時郤强敵得中國者悉稟晉命敢有叛盟即率諸侯共討之是以經之所書合諸侯以征伐類出於晉君否則大夫主之罕有專於他國者是征伐之權猶有所屬也逮定哀之間晉不足以主盟諸侯使離叛不一或稱邑或叛君或據位以拒父

或以小國而抗盟或以外兵而敗中國征伐四起交亂天下國君弱於大夫齊晉夷於魯衛求如悼平之時且不可得也況二霸乎然則征伐之事首亂之隱桓扶持於二霸而縱横於定哀頽波末流不可勝救夫子所以感麟而絶筆盖傷之也

春秋比事卷十六終